

我有一撮珍珠，像米粒似的，細細小小，數一數，正巧五十粒，完完整整一個數字，我把它們裝在一個像玻璃罐似的小瓶子裡。再加入一顆小小珊瑚珠，紅白分明。不實拿出來，搖搖看看，倒在手心上，摸摸數數，再裝回瓶子裡，擺在書桌最順手的抽屜中，因為我常常要取出來玩一陣的。

這一撮珍珠，既不圓潤，又不光亮，卻是彎彎曲曲、黃黃扁扁，每一粒上都有兩個細小的孔。他們原是外祖母珠花上拆下來的。外祖母留給母親，母親留給我，真是極古老極古老的傳家寶呢！

外祖母那個時代，醫藥不發達，人們有病，不是服草藥，就是服偏方。有一年，外祖父生病咳嗽一直不好，聽人說珍珠粉可以治咳嗽，外祖母就把所有的珠花拆開來，先揀出最大的，一粒粒嵌在豆腐裡，用猛火蒸好後用銀槌子搥碎，碾成粉末，再和了酒給外祖父喝下去。究竟有沒效呢？誰也不知道，但外祖母是以全心的愛，和了珍珠粉給外祖父服的，所以，父的咳嗽真的好了。最後剩下五十粒，外祖母把它們包了留給母親，說珍珠避邪，保佑她長命百歲。母親在我出門讀書那年，把珍珠為我塞在箱底裡，給我避邪，保佑我長命百歲。

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，珍珠的顏色因為年代愈久愈加轉黃，但它們在我心目中，卻是愈來愈寶貴。有時走過銀樓，把鼻尖碰在玻璃櫥窗上往裡看，各色珠寶琳瑯滿目。珍珠種類好多，有純白的，有粉紅的，也有深灰色的，一顆顆又大又圓又亮，價格貴得驚人。我若是把自己的一撮珍珠擺在一起，一定會黯然失色。但那些珍珠再貴再好也是人工培養的，那裡及得我的是道道地地真正的珍珠呢？

聰明的阿拉伯詩人，給珍珠編了個故事，說在月光明亮的夜晚，牡蠣游上海灘邊，張開嘴晒月光。天上正在哭泣的仙女，一顆顆眼淚剛巧滴落在牡蠣的心臟裡，就變成了一粒珍珠。這故事多麼淒美啊！其實珍珠的形或是非常艱苦的。原來是一粒砂子，偶然侵入牡蠣殼內，牡蠣當然感到很不舒服，就辛苦地蠕動柔軟的身體，想把沙子排除出去。牠排不出去，只好一層一層地把它包起來，包得久了，痛也就被藏住了。於是，最初那粒惱人的砂子，竟變成了心口最亮的一點光。我把手心裡那五十粒小小的、彎彎黃黃的珍珠又數了一遍。它們不必圓，也不必亮，因為它們每一粒都裝著外祖母的心急、母親的叮嚀，還有我一路走來的平安。

有些珍寶，是買得到的；有些珍寶，是時間慢慢替你存下來的。我把珍珠重新倒回小瓶裡，輕輕一搖，聽見細碎的聲音在玻璃裡相碰——像祝福，也像回聲。它們依舊安安靜靜地躺在抽屜最順手的地方，提醒我：真正貴重的，不是光澤，是愛。

我的胳膊有一片黑色胎記，只要穿著無袖衣衫，就會暴露在外，很不雅觀。在我小時候，這片胎記還深深困擾著我呢！

記得有一次，我們與親戚的婚禮，湧進了一不小心露出了胳膊上的胎記。同伴看見了，好像現新大陸一樣，興奮的朝我走過來，探頭看我的胎記，一副新奇的表情，嚷嚷著：「哇！這裡黑黑的，沒洗乾淨吧！」我拼命地搖頭喊著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很多人圍了過來，東瞧西看，還有人用手抓住我的胳膊，指著胎記，不屑的說：「醜醜的！不洗澡會長黑的汗垢。」大人見狀，一句責備就把他們喝退，眼淚不爭氣的流下。從那時候，胎記成了我揮不去的惡夢。有時候，大家會取笑我，甚至編兒歌捉弄我，使我難堪。每天到了學校，同學總會鼓起我的袖子，嘲笑我的胳膊上不洗澡的黑點。他們三三兩兩圍著我，好像我是一動不動的猴子。

我的母親卻沒有責備我，她在那天晚上洗澡的時候，把我的胳膊舉在燈光下，慈祥的告訴我：「這不是髒，是胎記。」「可是要洗乾淨，才不會被人取笑。」我努力搓洗，仍然滿滿泡沫，真恨不得拿刀子把它割除。一天，我問爸爸：「為什麼我的胳膊黑黑的，洗都洗不掉？」有一天，爸爸輕聲對我說：「你為了你長得像爸爸，這只是爸爸給你的印記。」小時候爸爸特別喜歡爸爸的鬍子，常常用它逗我。我還記得爸爸朗朗的笑聲化解了我的疑惑。哈！這是一塊爸爸愛我的記號。

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怕別人笑我了。偶爾，還會故意捲起袖子向別人炫耀：「我有記號，你沒有！」這回，神氣的人是我呢！胎記。我想起童年往事，發現有一個學生和我一樣，胳膊上有一塊黑黑的胎記。我走到她身邊，問：「你的胳膊怎麼黑黑的？」她回答我：「是爸爸給我的記號。」我們倆對看了一眼，哈哈大笑起來，拉著她的手，學起童年父親的口吻：「沒錯！這是爸爸愛你的特別記號。」

我把她擁入懷裡，心中流過一股喜悅的溫暖。

小時候寫作文，提到我家廚房時，總寫著爸爸買回來一隻大黃魚父親烤了一個大蛋糕之類的，有一天老師終於旁敲側擊地問起我的媽媽在哪裡，我的媽媽也在家啊！只是我的媽媽很少進廚房。

爸爸包辦了廚房的工作，表面上讓媽媽很輕鬆，有些人總羨慕媽媽，嫁了個當年大家還不清楚的標準上海好男人，這幾年上海男人的形象逐漸清晰了，媽媽才恍然大悟為什麼爸爸老愛往廚房跑。

童年的時光，回憶起來，充滿著和爸爸在廚房中鑽進鑽出、東忙西忙的樂趣，長大後寫起文章，也常常爸爸長爸爸短的，就好像小時候寫作文一樣，總忘了媽媽的存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媽媽很幽怨地說起，為什麼你寫家中的美食時，總寫你爸爸做的菜，為什麼不寫寫我做的菜。

媽媽當時這麼說，我還一笑置之，說你那麼少做菜，寫什麼嘛？媽媽正經八百地說每年春天都會和阿嬤一起做幾次潤餅；而做潤餅是很費功夫的，要分別把豆干、豆芽、韭菜、蛋皮、肉絲、蝦仁、高麗菜等等切好、燙好、炒好，之後盛在不同的盤子中，像小孩辦家家酒似的，桌上擺得琳瑯滿目，旁邊再擺上潤餅的麵皮、花生粉、海苔、甜醬，之後大夥就一張一張地包自己的餅吃，東西不能放太多，否則餅會破，但也不能放太少，吃起來口感就不豐富了，要包得恰恰好。

在阿嬤去世後，媽媽也還是持續地每年做一兩次潤餅，但改由我幫忙合作潤餅席，記憶中我們母女難得會一起下廚，只有做潤餅的時光了。

當母親提醒我，她也會做潤餅時，我開始回憶起吃時的那些記憶，的確，母親的潤餅，做出來的水準並不輸外婆。我突然想到，會不會母親其實也有做菜的天賦，只是因為她運氣好（或運氣不好），她一生被兩位會做菜又愛做來的媽媽及丈夫環繞，而廚房中是容不下兩位大廚的，因此母親只好退讓。她不用做菜的幸福，其實是奠基在犧牲了自己的潛能，讓她的媽媽及先生大享做菜的幸福。

後來，我答應了母親，有一天一定會寫篇文章談媽媽的潤餅，但不知怎麼回事，我一直沒寫。

我一直把一張車票，放在口袋最深的地方。

它不是最新的票，也不是漂亮的紀念票，只是很普通、很薄的一張紙。可是每次手指碰到它，我就會想起那一天。

那天放學，我在校門口等媽媽。等了很久，天空越來越暗，同學一個個被接走，只剩我站在原地。我看著自己的鞋尖，把書包帶子拉緊，又放開，再拉緊。

我終於看到媽媽跑來。她喘著氣，頭髮被風吹亂，手裡還提著一袋晚餐。她說：「對不起，今天路上很塞。」我本來想生氣的。因為我等得好久，因為我覺得自己被忘記了。可是我抬頭，看見她的眼睛，裡面有急、有累，也有滿滿的歉意。我忽然把那句「你怎麼現在才來」吞回去，只小聲說：「沒關係。」

回家的路上，媽媽拉著我走得很快。她說要去搭捷運，才能趕上回家的時間。我跟著她跑進車站，人很多，聲音很吵，廣播一遍又一遍地響。我有點怕走散，就把媽媽的手握得更緊。

我們站在月台邊等車。車來的時候，風一下子撲過來，我的頭髮也被吹起來。媽媽把我拉到她身後，用身體擋住人群，像一面小小的牆。

進了車廂，終於有位置。我坐下來，腿還在發抖，媽媽卻站著。我拍拍旁邊的位置說：「妳坐。」她搖搖頭，笑了一下：「你坐就好。」

我抬頭看她，才發現她的手背有一條紅紅的痕，像是被袋子的提把勒出來的。我忽然想起那袋晚餐，想起她一路跑來的樣子，想起她說「對不起」的聲音。

那一刻，我沒有再覺得自己被忘記。我只是突然明白，媽媽不是來得晚，是她在別的地方努力，努力把生活撐住，再努力趕來牽住我。

到站時，媽媽刷卡出站。閘門「嗶」的一聲，吐出一張小小的車票。我順手把它撿起來，放進口袋。媽媽問：「那張票要幹嘛？」我說：「沒什麼。」

回到家，晚餐還是熱的。媽媽坐下來，終於鬆了一口氣。她問我今天在學校怎麼樣，我一邊吃，一邊回答，可是我知道，我口袋裡那張車票，一直在發熱。

後來，有很多天，我也會等媽媽。有的時候她準時，有的時候她晚一點。我偶爾還是會不耐煩，但只要手指摸到口袋深處，我就想起月台的風、車廂裡的擁擠，還有媽媽站著的背影。

那張車票提醒我：有些「晚」，不是不在乎，而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，所以才一路趕來。

現在，那張車票還在我口袋裡。它早就不能再用，卻一直提醒我——回家的路上，有人在忙亂的世界裡，為了我，跑得很快很快。